

〔日〕中西进 著

王晓平 译

水边的婚恋

○万叶集与中国文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

水边的婚恋

○万叶集与中国文学

127400

[日]中西进 著
王晓平 译

江苏省图书馆
藏书



000272895

四川人民出版社 · 1995 · 成都

I313.072 / 1C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余其敏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水边的婚恋

——万叶集与中国文学

[日]中西进 著 王晓平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12.375 插页 5 字数 290 千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2931-4/I·415

定价:22.00元

127400

I206

2/



王晓平 生于1947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曾任日本福冈大学外国人研究员，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副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著有《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佛典·志怪·物语》、《中国文学在日本》（合著）、《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比较对话录》（合著）、《唐诗语汇意象论》（合译）等。



中西进 生于192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文学博士，曾任筑波大学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北京外语学院等校客座教授，现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日本比较文学协会会长。其著《万叶集比较文学研究》、《万叶史的研究》、《万叶和大海彼岸》是“中西万叶学”的代表作，另外还著有《柿本人麻吕》、《天智传》、《狂的精神史》、《神与人》、《雪月花》、《万叶的长歌》、《山上忆良》等，是日本著名的日本文学、中日文学关系与日本精神史研究专家。

著者序

中西进

《万叶集》是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而且其中和歌数目庞大，收录了众多作者的作品。

其中有柿本人麻吕、山上忆良、大伴家持这些卓越的和歌作者，把他们的作品放在七世纪、八世纪的世界之中，也决不逊色。

然而，这一民族的金字塔，确实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中筑成的。七世纪中叶是东亚围绕着朝鲜半岛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一个重大的事件，便是百济的灭亡。

这个变动，也直接牵动了文化的重构。当时的日本，承受了这一事件而大大改变了文化形态。也就是百济失去了国土，而她的文化被原样吸收到了日本。《万叶集》诞生的文化基础实际就在于此。

当时的日本，为了直接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还派遣了使者。当时的中国，正是初唐文化成熟的时代，使者们得以和这一世界最大帝国所拥有的、包容西亚在内的伟大文化直接接触。

热忱地接受这个文化是理所当然的吧。为此，《万叶集》迎来了鼎盛的时代。

不久，唐暴发了安禄山之乱。这时正是万叶的时代。因而，可以说日本开始了与从沿海洲渚到北朝鲜扩大了版图的渤海国的交往。《万叶集》末期的和歌，是以与渤海国有文化交流的时代为背景而吟唱出来的。

即使仅仅如此大略地瞭望一下当时的时代，也会明白，《万叶集》这一歌集是以何等多彩的国际文化为背景的。各位作者，他们制作的和歌，当然不会不反映这样一个时代。《万叶集》的和歌，的确具有丰富的海外性。

我多年从事《万叶集》的研究，充分认识到，忘记了这些便不能理解《万叶集》。我探讨《万叶集》始终一贯的态度，正是力图搞清她与大海彼岸的关系。其成果，就收录在《万叶集比较文学研究》、《万叶史的研究》、《山上忆良》、《万叶集和大海彼岸》这些著述中。

现在，王晓平君从这些著作中精选了主要的论文，译成了中文。如果通过这些译作，中国人能更深刻地品味日本的《万叶集》，了解到她与中国的关系是这样深切，那么就会更加理解前面谈到的东亚文化的实态吧；不仅如此，还会触摸到日本人在古代和歌中抒发的情感。这使我心中十分欣喜。

王晓平君正当盛年，已有数种著述，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学者，并且学识渊博，广涉古代近代。由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学者来进行翻译，我感到高兴。

因此，我愿这本书能赢得众多的读者，新的研究能由此诞生。

一九九一年秋



中西进和他的中日比较文学

(译者序)

王晓平

本书选译的九篇论著，出自中西进《万叶集比较文学研究》、《万叶史的研究》、《万叶和大海彼岸》、《山上忆良》四部著述，从总论、作品论、作家论、文化论等各个角度，以影响研究为主，兼及平行研究，围绕《万叶集》探讨了九世纪以前的中日文学关系。译者希望通过这些论著，展示一下中西进三十多年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揭开中日千年以上文学交流历史的一角，同时，相信它们对于我们理解日本文学的特性和中日文学的民族性，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西进，1929年出身于东京都，毕业于东京大学。日本文学界称他为《万叶集》权威，称他对《万叶集》的研究学说为“中西万叶学”，认为他的研究排除了只就日本来把握日本文学的狭隘见解，而从世界的视野来加以探讨。实际上他的研究领域并不只限于《万叶集》，不仅包括了《古事记》等古代文学著作，而且涉足于能乐、谣曲、日本人的精神史。他还撰写了多部随笔，如《雪月花》、《雪的香味》等等。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颇为活跃，曾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校任教。他的著作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万叶集比较

文学研究》(樱枫社, 1968, 获读卖文学奖)、《万叶史的研究》(樱枫社, 1968, 与《万叶集比较文学研究》获学士院奖)、《万叶与大海彼岸》(角川书店, 1990, 获和迁哲郎文化奖)。本书中九篇中的八篇, 出自以上著述。

就《万叶集》研究来说, 中西进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他在近代实证学、文献学传统的基础上, 从日本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高度来探讨《万叶集》。日本江户时代以来的古典研究, 有注重实证的传统, 校本索引, 层出不穷。1953至1956年成书的《万叶集大成》, 是万叶文献学巨大成就的标志。如何在此基础上推动研究的深入, 是五、六十年代探索的兴趣所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战争中的《万叶集》研究曾被一些人用以鼓吹日本文化纯粹论, 当成日本民族是优等民族的证据, 召唤男儿为之战死。在《万叶集比较文学研究》一书中, 中西进开宗明义, 指出和歌史上的“万叶风”, 常被用来鼎新革故, 被看作诗歌理应回归的源泉, “如果把带着乡愁的万叶回归看作学问来观察的话, 它便成为将日本的特性、纯粹性附会在《万叶集》身上的一种廉价感伤的源泉了, 而且这种奇妙的替换, 竟然是十数年前极为普遍的情况。战后万叶学的目的, 便是要除掉日本的特性与纯粹性这样一个幻影。”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研究目标, 他自甘孤独寂寞, 终于完成了究明万叶和歌中中国文学影响的大著《万叶集比较文学研究》, 而后又推出《万叶史的研究》。两书旁证博引, 对古人、今人的研究成果审视鉴别, 提出中肯的见解, 后者较前者思路更为开阔。他把《万叶集》这部和歌总集放在当时中国、朝鲜、日本生机勃勃的文化交流大潮中, 确定它的位置, 阐明它的特点, 把人们带回到那个奋力吸取大陆文化的时代。对于中国读者来说, 这些论著对中日文学关系的剖析, 不仅可以了解

我们知之尚少的日本和歌发展史，而且也可以从中体会战后日本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这些论著本身，便是与那种或明或暗影响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思想文化还是封闭好”的思维模式相对立的。

中西进从青年时代走上学术道路时便接触到比较文学，这里有必要把日本中日比较文学的情况说一说。从1890—1891年坪内逍遙在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开设“比照文学”课程，1948年中岛健藏倡导建立日本比较文学会以来，日本比较文学形成了强调国际视野、实证方法、共同研究的特色。战后中日比较文学在出典论研究方面成果甚丰。神田喜一郎《在日本的中国文学》之于词、增田欣《太平记比较文学研究》之于史传、芳贺矢一《今昔物语集考证》之于佛教文学、石崎又造《在日本近世的中国俗文学史》、麻生矶次《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近世）》、德田武《日本近世小说与中国文学》之于白话小说、太田青丘《日本歌论与中国诗论》，松下忠《江戸时代的诗风诗论》之于诗论，以及山岸德平、冈田正之、川口久雄、中村幸彦等人之于日本汉文学，都可谓穷搜苦索，字句不苟。在上代文学方面，小岛宪之《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堪称浩繁精当，洋洋洒洒，长达千页，力图搞清作品中哪些是对中国作家的模仿，哪些是日本作家的独创，梳理直接与间接、引用与暗示的关系。这些著作对于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的人来说，都是基本书目。

中西进在《万叶和大海彼岸》又提出了新的角度。他通过《万叶集》来探讨东亚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关于中国文学的引用，力图就“作者为什么要引用”来论述其必然性，以更深刻地理解作品。他认为，既然日本的古代文学是以大海彼岸（包括中国和朝鲜）的文学作为规范而出发的，那么就一定会引用它们，可以

说，是以第二次性为宿命的，或者是以此为武器的行为而起动的。那么，所谓引用是一种什么意义的行为呢？诚然，有明显有意作为比喻来引用的情况，也有粗看是为了润饰文字，增添文彩，为了赋予权威，实际上作为“喻”来利用的情况。他不停留在两两相照、指明所由的阶段，而是力图揭示作者引用的创作意图和寄寓的主张，把引用看成注入作者情感的创作有机的一部分。不言而喻，这正是中国古代批评家看重用事、用典的原因。

以日本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在探究中国文学影响的时候，难以避免要接触到中日两国文学的同与异。不仅会触及到日本文学吸收了哪些、扬弃了哪些这些具体问题，而且无疑会对中日文学的整体关系作出估计。中西进对此提出了一些看法，如他认为《万叶集》对于外来文化（主要指中国文化，也包括朝鲜文化）既不属于拮抗型，也不属于摄取型，而是无对峙的对应，中国文学在《万叶集》中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而其基本的类型，则是调和折衷；又如他认为汉诗是盛装的文学，和歌是便装的文学；《文选》是盛装的文学，而《玉台新咏》则是便装的文学，都是从日本文学传统的视角来对中国文学加以审视。和歌作为日本独特的诗歌形式，在极微细的容量和狭小的空间抒写日本民族的喜怒哀乐和自然的风云微变，与自古以“温柔敦厚”为佳境的中国诗歌，确是别一天地。我们相信的“文如其人”、“诗如其人”，在和歌的实际面前不能不有所踌躇，纠纠武夫大伴家持，其作却柔如妇人。和歌作者对中国文学的选择，有时也可反衬出中国文学的特点。中国文学方面，中西进主要依据的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研究著述来立论，如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目加田诚等人的看法。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我对这些部分兴趣尤浓。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自成体系，中西进作为日本文学研究者从中多有吸



取；那么，我们中国文学研究者会不会反过来向日本文学研究者学到些什么呢？

译者编译此书，还有为我国的日本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材料的想法。自从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日本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模仿”文学的观点以来，这种观点一直影响着不少中国学者。看来这种说法似乎起过两种相反的作用。在提出学说的当时，中国大多数学人对日本文学还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周作人把日本古代吸收中国文学、近代吸收西方文学的情况，以这样的方式来概括，正投合当时中国文学冲破旧传统、开拓新文学的需要，一些作家把日本文学当作展望西方文学的窗口，大量翻译日本文学和模仿日本和歌俳句以作短诗，都在此前后，可以说这种观点促进了当时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接近。同时，这种观点有时又使得划入“模仿文学”的日本文学难以进入某些文学家的视野。实际上，在今天，不论是仅视日本古代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仿制品”，还是仅将日本近代文学视为“西方文学的窗口”，都包含着对日本文化与文学的偏见与误解，这种看法的流行，恰说明了对日本研究的贫乏和认识的滞后。日本文学的某些趣味确与中国文学（主要是指汉民族文学）有很大的距离。那么，日本文学到底具有哪些独特的传统，是不是“创造性的模仿文学”，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万叶集》为源头的和歌的探讨，逼近正确的认识。我想，读者读完中西进的这些文章，对这些问题或许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关于和歌的翻译，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翻译工作者曾提出过许多很好的意见。在那场热烈的讨论中，笔者不揣冒昧，也以《关于长歌翻译的一点想法——学习〈贫穷问答歌〉四种译文》（《日语学习与研究》1980.3）和《风格美、形式美、音乐美——向和

歌翻译工作者提一点建议》（《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2）两篇文章，略述了自己的看法。在后一篇里，特别提到值得注意的以下三点：

一、抓住原作在捕捉和表现景物或事物的特征方面与中国诗词的不同点，着力表现那些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形象和情趣，以免和中国古典诗词过于相似，冲淡原作的特色。

二、为了突出和歌原作的余韵和淡雅含蓄的风格，在不得已而增添的字句中，要剔除那些直接“道破”的字眼，特别是那些会分散读者对主题和韵味注意的词语。

三、要注意表达原作的语气。这也是日本和歌和我国唐代以后的诗词显著不同之处。和歌中的感叹词、语气词，或表示推测，或表示商榷，或表示疑问，或表示沉吟，等等，往往给人以口角宛然、声口毕肖之感。在译作中如果完全改变成肯定的语气，可能会损害原作的情感。

当时这些想法，今天仍然没有改变；然而具体到翻译实践，却是愈为而愈知其艰。《万叶集》已有钱稻孙先生的选译本（《汉译万叶集选》，日本学术振兴会，1959）和杨烈先生的全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楼适夷、刘振瀛、李芒、赵乐牲、沈策诸先生的译文也堪称珠玑满目。我这里的译文除了想就再现原作风格美、形式美、音乐美方面作些尝试外，也是为了更贴近中西进对原作的评论与分析。学力不足，时有技穷之叹；吟哦原诗，频生欲试之心。今后如有时，应将各位先生的译文作过细研究，对自己粗糙的译案诸一检讨，呈献给读者一本日本诗味浓郁的《万叶集》。

这里将各篇出处略作说明。出自《万叶集比较文学研究》的有《辞赋的系谱》、《水边的婚恋》、《梅花之宴群象》、出自《万叶史的研究》的有《万叶集和汉诗文》、《人麻吕的春望》、《山部赤



人——山水方滋》；出自《万叶与大海彼岸》的有《万叶集和汉语》，《用作引喻的典故》；出自《山上忆良》的有《忆良和佛教思想》。原著涉及日本古典文学典籍与典故较多，读者或有陌生之感，为此译者另增添了一些注文，作为页下注，以帮助阅读。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的文学家、文学爱好者，或许会逐渐地熟悉柿本人麻吕，熟悉山上忆良，熟悉大伴家持。日本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没捉摸透的邻人，加强对日本近现代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可以说具有某种迫切性，而为了了解她的今天和明天，也就不能不回顾她的昨天。

和歌这种吐露瞬间情绪的微型语言艺术，留给欣赏者巨大的空白，这既给我们带来想象的乐趣，也抛给我们许多永远得不出答案的疑团。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说，本不奇怪，欣赏之乐正在于解谜的过程之中。读了中西进博士的解说，不仅可以通过片言只语的和歌窥观古代中日文学交流的生动画卷，而且对和歌的艺术特点也可望获得新的认识。希望此书的出版，能为我国的日本文学、比较诗歌学的爱好者与研究者提供一点有用的参照。

在不论中外的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研究都倍受冷落的时候，这部离“海”甚远的译稿能够出版，应该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几年来，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余其敏始终一贯为之努力，多方促成，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目 录

著者序	中西进	1
中西进和中日比较文学（译者序）	王晓平	1
万叶集和汉诗文		1
第一章 万叶集和中国文学		1
第二章 万叶的中国思想		23
第三章 八世纪和歌和汉诗		85
第四章 游仙窟的受容		101
第五章 虹的幻影		113
第六章 天平新体诗		124
第七章 薄官游文圃		134
辞赋的系谱		160
万叶集和汉语		222
用作引喻的典故		234
水边的婚恋		254

人麻吕の春望·····	281
山上忆良和佛教思想·····	304
山部赤人·····	328
梅花之宴群象·····	351



《万叶集》和汉诗文

第一章 《万叶集》和中国文学

一、序

《万叶集》是怎样的歌集？人们或许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来加以探讨。其中一个方面，便是将《万叶集》与中国的文学、进而扩大到与中国的文化进行比较来加以观察。这种研究，就是要探明《万叶集》是怎样对待中国文学的，或者中国文学是如何参与《万叶集》的创作编集的。但是，只抽出两者有些什么来展示，那是毫无意义的吧。搞清何其然与何以然，才是围绕中国文学来对《万叶集》进行的唯一的叩问。

这种叩问，在阐明《万叶集》方面，是不可缺少的观点。《万叶集》与中国文学这一主题，与诸如藤村与基督教，或者再追溯读本与劝善惩恶思想这些题目，有根本的不同。因为江户时代的读本、明治时代的藤村和古代以及《万叶集》的发展阶段，具有本质的不同。我想，随着文章的推进，问题会阐释明晰周详的；一句话，在堪称对于时代具有的文学纯粹性的事物方面，存在着颇大的距离。我把《万叶集》与中国文学的**风貌**，当作打开《万叶